

JUN 24 1933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
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北平人民評論社翻印





本書要目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……………一

附錄：日本武士道述略……………二六

信徒與叛逆之分……………三四

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……………四五

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……………五七

革命哲學的重要……………七四

蔣介石先生講演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六日——

日本帝國主義的精神——是武士道。

武士道的精神——是什麼東西？

我們抵抗日本帝國主義，先要抵抗他武士道的精神。

我們抵抗武士道惟一的武器是什麼？

戴季陶先生上海講演之民生哲學系統表，同孫文主義哲學基礎，是對於總理遺教最有體系的說明。這本哲學基礎的書，便是戴先生著的，這個民生哲學系統

表，也是他自己立出來的。要是詳細的講個明白，那一點鐘的時間當然不夠，所以上星期僅講到倫理方面，還沒有講到政治方面。至於政治方面，若照這個系統表講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一



下去的話，那就要講整個的三民主義了，三民主義就是我們中華民族精神的具體表現，非有更長的時間，不能講下去。我們要知道，孫文主義的哲學基礎，可以說是三民主義最中心，最基本的一個基礎。我們現在有多關於黨義的書籍，總理也有很多的遺教遺訓，雖然不能夠全部的給他一句句背出來，但無論那一種學問，歸納起來，一定可以「博學約思」成功一個簡要的系統，可以隨時供給人人體察的。民生哲學系統表，就是從博大的三民主義中，把它約而精之，成爲一個簡明的系統，這個表是很要緊的，我們不要忘了，祇要看過這表的大綱節目的人，大概就知道是不會錯的；而且無論政治方面，倫理方面，從總理起以至於幾千幾萬年後，亦不能離開這個道理的。我相信古今最完美的哲學，莫過於此，所以要大家格外的努力研究與實行。

本來我上星期就是要動身到漢口去，後來因爲有一點事情沒有辦完，尤其我答應在學校裏講日本的武士道，還沒有講過，所以我特爲延期到星期一演講以後，纔

起程赴漢。

日本武士道的大畧，已載在黨軍日報，和軍事雜誌上。你們大概總看過了。「武士道」歷史，雖然是在我們宋代——即日本源賴朝的時候就有的，但是到了德川幕府之後，明治維新的時候，却格外的興盛風行；他們是拿了武士道來提倡日本的民族精神，造成了他們的「大和魂」——日本民族的靈魂，所以武士道就是他們國家民族的眞精神。你們看過這篇文字（見篇末附載），一定感覺到它是很散漫的，沒有像我們的民生哲學的有系統，可以具體的立成一個系統表出來的。若是拿日本的武士道到中國來應用，更是完全不着的！我今天所講的話，並不是說我們要學日本武士道，來復興中國；但是我們要立國，要抵抗敵人，就先要認識敵人的精神，和他們立國的基本。所以我們要抵抗敵人，不僅在乎槍砲軍械要比敵人一樣的精良，而且必先要澈底明瞭敵人的立國精神的所在，要攻到敵人的心坎裏去；所謂知己知彼，百戰百勝，就是這個道理；總理常常引用孫子「攻心爲上」一句話的意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三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四

思，也就是這個道理。我們要攻敵國，一定要先攻他的心，僅是得到他的城池，捕獲他的俘虜，都沒有用。無論那一個學生都要記住這句「攻心爲上」的格言，尤其要知道日本侵略中國的精神在什麼地方？這要比研究什麼戰術兵器都重要！我們今天講日本的武士道，就是講他立國的民族精神。我們現在要抵抗日本，戰勝日本，滿雪國恥，報復國仇，先決條件就是要能夠攻到他的心裏頭去。如要攻他的心，就先要研究他的心之所在，更要研究他的心的內容，他就是要研究他的民族精神寄託在什麼地方！今天所講，日本民族精神寄託的所在，就是武士道。武士道發生時期已是很久，但它的發揚，却在德川幕府時代，而昌盛於明治維新以後。在我們中國人看起來，這完全是封建遺物，不過是養成人們封建思想的東西，決不能造成一個現代新的民族國家的精神。我們並不承認武士道可以拿到中國來做一個立國的精神，我們中國自有中國建國的精神，用不着去模倣人家，更用不着去學日本截我國儒道之餘睡所成功的武士道。可是我們要知道。他的武士道是從何處產生出來的？武

士道的發源，起因，又從那裏來？這些，我們一定要個明白。他爲什麼叫武士道？爲什麼士道上面加上一個「武」字？因爲從前日本原是學我們中國的儒道。所以只有「士道」兩個字。後來因爲他國內一般藩閥武人，儘量拿了他武力，去做他割據分爭害國殃民之事，把他們從前在中國學去的所謂「士道」，就是讀書人的道理，都不講求，所以纔於「士道」之外，有一個武士道，因此於士道之上，特加一個「武」字，表明一般武人亦要統統懂得「士道」。武士道這名詞的發生，就是他們恐怕武人不曉道理，所以特別提倡，不僅是文人要知道這士道，而武人更要知道，所以叫做「武士道」。簡單說，日本人之所謂士道，就是中國的儒教兩個字，士就是講儒，道就是講教，士道就是一個儒教。所以我們曉得，武士道乃是儒教中殘餘的東西，片斷的被日本截取去，做他們霸道立國的民族精神！儒道本來是整個的我們中國王道的民族精神，却被日本人片斷的拿去做他們的霸道的民族精神，而我們自己有民族整個精神所在的地方，我們自己却毫不注意。人家只把我們儒道殘餘的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五

東西拿了去，就可以當做寶貝，成爲立國精神，到今天居然用這種精神來侵略我們中國，割台灣，滅琉球，併朝鮮，侵佔我們的東三省！真是使人痛心之至！

上面是說明武士道的來源，大家可以知道，武士道的道理，不過是這樣的一個東西，沒有甚麼稀奇；也不是他們日本人固有的寶貝，而是中國的舊貨被他偷得去，成了他們的民族精神，居然敢用來侵略我們中國。而我們中國自己固有的東西，反自己來拋棄不要，給人家偷去，讓人家用它來壓迫我們，你看可慘不可慘！可恥不可恥！我們簡單的講，現在國家到了這樣衰弱的程度，社會，經濟，到了這種破產的地位，人心到了這麼麻木不仁的時候，這原因是什麼呢？就是因爲我們自己把固有的美德，很完備的立國治國的精神，很好的主義，統統拋棄不要，只會今天東拉一點，明天西拉一點，不僅是忘了自己固有的立國精神，而且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人，更忘了他自己是一個中國人！所以弄得我們固有的民族道德精神，喪失得一絲不留。如果一個人沒有精神，雖然活着，也如同死了一樣；國家失了他的靈魂

——精神。名義上雖然存在，實質上也是同亡了一樣。現在社會破產，人心麻木，紀律盪然，秩序紛亂，毫無廉恥，不講信義，這原因在什麼地方？完全是因為我們的立國精神死了。如果我們再不想法子挽救，復興我們的民族精神，那末滅亡就在目前！

所以我們知道，一個國家的立國精神——民族精神之重要如此！民族精神失了，國家就有若無，存若亡！如果有了這民族精神，即使國家滅亡，也可以復興起來！所以我們不怕日本人怎樣侵略，而只怕我們自己沒有民族精神。

我前幾星期講，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的哲學，就是日本人拿去做了他的武士道的精神。武士道的內容，沒有旁的，簡單說，明治維新以前，德川幕府時代，他們就拿中國程朱與陸王等學說來研究。有些士人是講程朱之學，有些士人是講陸王之學，結果就對於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學說有了所得，就是說士道不僅是知，還是要來行。他們得了致良知與知行合一的學說，做他們的立國精神，他們就拿這個動的哲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七

學要來侵略別人的國家，最初的第一步就是提倡征韓論，這就是王陽明政治哲學的睡餘，竟造成功日本為侵略民族。實在說，王陽明哲學是非常之有價值的，他在儒教中間，誠是別開一個生面。他因為當時中國民族麻木，消沉，散漫，萎靡，只講玄學，玄教，儘是講，而不去行，這實在是亡國滅種的現象，他目觀當時中國人的民族思想那樣衰弱，精神那樣消沉，頹唐，將來一定要崩潰滅亡。他知道當時之所謂儒教，只注重靜的一方面，而不能提倡動的哲學，僅僅向靜的方面發展，大家伏在桌子上翻死書本，而且互相標榜，弄得門戶之見，非常之深，所以到了明朝危亡，滿清已經侵入關內的時候，而一般儒者，還有很多黨派的對立，互不相讓；這樣讀書人，讀了幾句死書，只會空談理學，弄到自相殘殺，而對於敵國外患怎麼樣抵抗，民族精神怎麼樣復興，却一些不問。王陽明的眼光，當然超過他同時代的一切讀書人，他雖未到明末時代，但他早已看見中國民族將來不得了，一定會給外族來侵略，所以他到後來專提倡哲學，而批評靜的哲學。但是中國陳腐理學，積重難反

，王陽明的哲學仍舊不能風行到底，反被日本人看見，倒拿了王陽明「致良知」「知行合一」哲學的片段，馬上實行起來，到現在成功一個侵略的民族。可以說，日本民族之有今天，完全是從王陽明哲學片段中所得的教訓；也可以說，他們是截取了中國儒教中片段的一段。纔變成了一個侵略民族。我們中國是怎樣？如果把王陽明「知行合一」的哲學，同我們「總理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成立一個立國的精神，是不是會變成一個侵略民族。我相信中國人若是拿幾千年遺留下來固有的民族道德，以陽明「知行合一」動的精神，再加上「總理知難行易」行的哲學來闡明。融會貫通為一種新的民族精神，我相信中國一定不會做侵略的民族，他一定是一個世界上的和平之主；而同時也至少可以保障我們國家，民族，不會給人家侵略！日本沒有怎麼會成功一個侵略民族？因為日本沒有我們中國固有的國民性，他僅在智仁勇的勇字方面努力。而中國儒教整個的精神道德，所謂信義和平的要素，完全不講，所以他只知道勇，而且只知道血氣之勇，而不知道義禮之勇，所以他雖學得了陽明動的精神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一〇

一段，而其結果，充他的量，還是亂動盲動，陷入了一個動的大毛病，所以他就成了了一個侵畧的民族了。中國民族性現在仍站在靜的方面，無論倫理，政治，自秦漢以來的哲學思想。直到現在為止，儘是講究靜的，所以民族精神，就如此其積弱不振了。如果現在我們把道德方面的精神為基礎，而再在動的方面盡量的發揮，這樣子，就可造成我們固有整個的民族精神！王陽明的「知行合一」的基礎、是整個的；我們可以看出明白，王陽明以前的儒者，大都是求諸靜的方面，而撇開了動的方面。不然，如果是動的行的時候，知行並重，那麼王陽明也不會發明這「知行合一」的哲學了。王陽明提倡知行合一的哲學之後，當時雖能風行一時，但到他死後，雖有他幾個學生，傳受他的學說，可惜他們沒有他這大的魄力與精研深造，所以到後來不久，他們的精神仍舊偏陷於靜的方面，而動的方面却完全振奮不起來，及到滿清入關，我們中國民族被滿清統治了二百多年，也就是由於王陽明的哲學未能發揚的原故。總理看過王陽明的哲學，認為是中國存亡的大關鍵；但是單靠王陽明「

知行合一」的學說，還不能喚醒我們中國民族的儒教迂腐之氣，所以他講得更加明顯，要我們中國人在行的方面進行。「知難行易」就是獎勵我們中國人極力去做，不要伏在桌子上讀死書嚼虛文。我們中國人如果能夠應用從前中國固有的良好哲學，服膺 總理的學說，發揚光大起來，那末，我們一定可以做一個世界和平的柱石，而且決不會成功侵略的民族！

上面這一段，是講日本成功今天這樣的一個侵略民族，是因為只行王學一部份片段的哲學。可惜他只是中國一部份的哲學抄襲去了，而沒有把中國全部份的哲學精神拿得去，所以他現在成功一個侵略的民族。日本這樣的民族，他只曉得用武力侵略人家，而不顧國際道義，這樣的一個侵略民族，他在世界上，一定不能存在，不會有救的！所以我們今天要打破日本的侵略民族，而要保護我們自己民族和領土主權，可用什麼方法纔能成功呢？這種立國自衛的精神，決不單是武器可以造成的。日本今天要消滅我們國家，滅亡我們民族，他只是拿了幾百萬陸軍和幾十萬噸海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軍，我們並不怕他的，須知我們中國有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，這樣精神幾千年來都不能拿武力來消滅的。所以我們要復興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，方能打破日本的民族性——「武士道」，打破他捨着我們中國殘餘的哲學。我們在軍校講習的兵器戰術，統統是很重要的，但還要知道，打破日本侵略的民族，在武器戰術外還有最重要的一個攻心爲上的要素，用來攻破他的精神！這除了應用我們中國自己的固有的民族道德外，是再無他法可取勝利的。如果能夠拿我們中國固有的民族精神，連繫起來，振作起來，當然我們可以抵抗日本，可以抑制日本侵略的野心！

我們一般軍人同志，今天聽了這一段話，要知道我們自己的民族，的確的文明的，而且是有幾千年文明歷史的國家。我們的毛病是在什麼地方？就是只在靜的方面磨，而缺少動的方面的振奮，所以要補足我們的缺點，就要拿我們，「總理」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在行的方面提倡起來！這樣子，我們把「知行合一」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，來打破日本殘缺不完哲學！我們先要打破他這種精神，纔可以消滅他

野心！這就是攻擊日本，抵抗日本，最要緊的一個武器，這纔是真正的武器！我們立國保種的武器，是在知難行易，我們要消滅日本的野心，也是在這個武器——知難行易！所以我們要注重 總理哲學基礎，是有這樣的重要，什麼兵器，戰術，都沒有這樣重要！

但是我們儘是知道，儘是研究，這與事實不相干，我們知道了一定要實行，要去做！如果知道了不去做，我們有這很好的可以打破日本的武器，而我們自己却不去行，那末，光是知道，拿從前「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」的道理，因循自誤，那就仍蹈從前知難行易的覆轍，而中國國家民族的麻木，衰弱，決不容易挽救。他們怎麼樣纔能夠打破日本的侵畧思想？就是要先能夠打擊他的精神——心。拿什麼東西，纔能夠打擊他們的心？這就只有拿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精神，纔可以打擊他們的侵畧精神；實現 總理三民主義，纔可打倒他們侵畧的帝國主義。怎樣能實行我們主義？就是要應用上星期所講的民生主義基礎裏的智仁勇，這是我們中國最具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一三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一四

體的一個整個的民族精神，亦是一個整個的立國精神。所以我們不僅是要勇，而且要智，更是要仁！這智仁勇之表現，就先要實行我們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哲學。

從前古人所講的格致，就是現在的研究科學。我們要格致誠正修齊治平，就是要研究科學。如何能夠格致以至於治平？第一就是要修身！如果自已不能修身，一定不能致知；不能致知，也就一定不能革命的！所以大學上面所講：「一是皆以修身爲本，其本亂，而未治者否矣」。如此可知從致知格物到治國平天下，就是要以修身爲本。你能修身，就是治國平天下的基礎，也就是致知格物的基礎！你不能修身，決不能治國平天下，也決不能致知格物！所以我們要打破日本，消滅日本，抵抗日本的侵須野心，只有先恢復我們自己民族精神，這樣就要先在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中一個最緊要道理——修身上做去。如果自已不能修身，對於黨國不忠實，對於上官不精誠，對於部下不親愛，這樣的人，僅是想自私自利，就是不能修身的人，是絕對不能革命治國！所以大學裏講政治哲學基礎，講到後來，只要修身。修就是

，修身就是由本身做起。無論何事，必要由自己個人做起，方能普及於同志，普及於部下，然後才能普遍到全社會全世界！但是我們要從修身做到治國天下平完成革命，用什麼方法纔能做到？這就要有一個中心思想——就是要提倡立國精神，要恢復固有的民族性。中國現在立國的精神和中心思想，不能確立普及，即三民主義不能實行，民族性不能復興；那是中華民族不會有救的。反轉說來，要救中華民族，只有實行三民主義，復興中國民族性，確立中國的中心思想，乃是今日救國的唯一藥方。三民主義實行的基點，從什麼地方做起？三民主義實行的基點，就是「知難行易」，我們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。去做什麼？要去修身，要由我們自己本身做起來。例如從我們本身做起來，個個能夠向上，愛國，個個人能夠知道廉恥，知道禮義，到這時候，當然國家會有秩序，政治會上軌道。如此，國家當然能夠做成功現時代的新國家，然後能夠爭生存於現代的世界。

我們如果身不能修，無論怎樣叫，怎樣喊，雖有怎樣大的本事，也絕對不能抵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一五

抗日本。我們要抵抗日本，要保存我們自己國家，唯一要緊的條件，不僅在於武器戰術，而在我們自己能夠信奉中心思想，個個人能夠實行。總理的三民主義，普及知難行易的哲學，復興中國固有的民族性，纔可以救國救民！纔可以抵抗日本！纔能洗滌我們的恥辱！

所以無論是智，是仁，是勇，總要要實行。而尤其是智的內容，在民生哲學基礎系統表裏，更是要篤行——即是要篤實做去，不要假裝着去欺人。所以我們要救國，就要篤篤實實去做救國的事情，不要只講面子上的工夫。

篤行是什麼？這在智仁勇上面，就是一個誠字。怎樣去篤行？篤行就是知道三民主義是好的，是可以救國的，無論如何，死心塌地，任何犧牲任何痛苦任何危險都不顧，我們只是實實在在去實行，總理的三民主義：這樣纔能夠說是篤行，纔能夠叫做誠。現在一切反動派都想反動起來，他們居然主張廢止我們的黨治，廢止我們總理的遺囑。在這種艱難危險時代，我們如果是一個革命者，是總理的忠

實信徒，就是人家無論如何來攻擊我們，我們更要實行我們的黨治。我們不能在反動派乘機來攻擊我們的黨，攻擊我們的主義，攻擊我們革命的時候。我們也自餒起來，自己害怕，隨時以反動派的論調，來做我們的論調！這種投機軟弱的人，實在不能做 總理的信徒，實不配做革命黨黨員；這樣的人，實在是我們 總理的叛徒，實在沒有革命的人格！所以我們如果沒有誠意，就不能篤行，不能篤行的人，就不能革命。革命之失敗成功，不必預計，我們相信我們的主義是可行的，就是我們到了死，也還是要堅持我們的信仰！失敗，犧牲，也不要緊，我們為主義而死，至少是可以自慰的。爲什麼呢？因爲我們的死，是爲着篤行三民主義，我死之後，可以求心之所安。這樣子，我們纔能夠篤行三民主義；亦這樣子，纔能算是誠。不然，一有危險，反動派一起來，就投降人家，或自己躲避，這種人真是叫投機份子，和賣國賊一樣！不配做革命黨黨員！

在今天，可以看出來，那一個是 總理的信徒，是實行三民主義的，到了危險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失敗時候，決不會變節；那一個始終革命的，那一個是反革命的。我們從危險失敗的時候，格外容易看得出各人的人格。所以你們要在危險失敗的時候，格外要堅定誠實。

現在歸結起來，我拿日本武士道的精神，和他的毛病，再講一遍。

日本武士道的精神，剛纔已經講了。我再拿智仁勇三字來演繹，即可知道日本的武士道的精神僅在於勇，最多帶上一點智，我們中國古人所謂勇的解說，有義禮之勇，與血氣之勇之別。而於我們中國智仁勇三個字中最緊要的仁字，日本却絕對沒有；他不講信義，仁愛，平和，完全祇講侵略，強暴。所以日本武士只講忠勇，而中國儒道所最緊要的仁愛的仁字，與所謂義禮之勇的勇字，他完全不講。這樣子，我們相信日本現在這侵略民族的程度，已經到了極點，他沒有這個仁字，補助這個勇字，他國家民族一定是不能存在的！所以我們不怕日本的武器，武力，我們對日本的缺點優點，統統看得出來，日本現在已經做了全世界衆矢之的！他的立國

精神的基礎，完全只注重在血氣之勇，而毫無信義仁愛的精神。所以我們要保持民族精神，一定要將這智仁勇整個的民族性完全具備，國家民族纔可以永立於世界上而沒有危險。如果我們僅是譁勇，而不知道智與仁，如日本一樣，那就危險到萬分。所以要知道，我們中國民族性的內容，就是智仁勇整個而具體的一個固有的民族精神。如果能夠實實在在篤行的時候，我們相信，國家不僅可以保持永久，而且一定能夠發揚光大，絕對不會做日本式的侵畧的民族，而且可以做世界和平的柱石。但是這件事情，是要我們中華民族個個人知道這個道理，個個人能夠實行這個主義才能達到這目的。我們怎樣才可以使得個個人能夠實行這道理呢？沒有別的，無論那一個國家，怎麼大的民族，不是說個個人皆可懂得這個道理，亦並不是說個個人都能督率人家革命：一定要由我們少數做起，就是 總理講的，由先知先覺的人，先提倡起來。我們縱不能做先知先覺，至少亦要做一個後和後覺！我今天所講的，和這幾星期來所講的話，如果完全能夠實行，就不愧做一個 總理的信徒後知後覺者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二〇

。只要由我們後知後覺的少數人，能夠首先實行這個道理，不久自然有許多人跟着來，乃至於全國風從。總統可以限到我們來革命，實行我們的主義！所以我們不怕全國人不懂，也不怕全國人不做，只怕我們自己不能實行，不能從本身做起！我們可以找從前的例子來證明，本黨在民國十三年以前，和民國十三年以後，實在有個很大的階級。民國十三年黃埔出來的四百五十個學生，在其未入校以前，並不是個個人都能懂得主義的。就是幾個舊日老黨員，真正能奉行總理主義的，也沒有多少。但是我們黃埔生入校之後，皆自認為後知後覺者，都能一心一德努力去幹，所以沒有多久，不到一年就能平定支離破碎的廣東，不到三年就能統一中國。這個比喻很明顯，我們不須全國人人都懂，他們不懂，我們也不去苛責他們。只要我們自己最少數的人能懂切實的去先做起來！所以我們要做人，要做一個國民，要做一個革命黨員，自己就要首先復興與我們中國固有的主義，就先要實現 總理的知難行 的哲學。總理已拿所有的知告訴我們了。我們現在就是要實實在在去行就罷了。

！我們不必儘是去求知，現在只要來行！我們的教習，官長，對於學生，部下，應該怎樣的誠懇，怎樣的敬愛，才可以實踐我們知難行易的哲學？怎樣才能復興我們中國固有的民族性，怎樣才能做我們 總理的革命的信徒，來做真正的一個革命黨員？我們自己的同學同事的人，用怎樣一種修身的工夫，才可以使得一般同學信仰，樹立這革命的風氣，使得我們少數人的精神能夠先團結起來，來造成成功革命的集團，然後使得一般國民統都跟隨着我們實行主義，完成革命？這個責任，完全是我們少數後知後覺的人應該切切實實負起來的：如果我們不擔負這個責任，就永沒有人擔負這個責任，將來亡國滅種的罪惡，就應該由我們負責了！爲什麼呢？我們身爲革命黨員，而且明明白白曉得這個道理，而不能去做，這樣應該由我們負亡國的責任！所以一切懶惰，麻木，腐敗，頹唐，驕傲，奢侈，不能耐苦，不肯耐勞，不守紀律，不從法令，沒有廉恥，不知禮義等等毛病：應該切實除去，而來力行我們主義，復興我們民族固有的精神！今天拿日本武士道的弱點和優點，同我們 總

理的三民主義，以及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和固有的民族性，來比較研究，我們現在漫說拿武器武力同日本比較，我們務要先拿自己的民族性同日本來比較。諸位應該知道，這鐵製的武器的精進，不是一天可以造成功的，而我們立國的精神，我們的民族性，乃是固有的，內在的，如果我們要恢復，馬上就可以恢復，不要用甚麼工廠，和別的經費技師來製造的。所以我們要打倒日本侵略的野心，要打倒日本侵略的武力，先得打倒他日本的侵略的精神；要打倒日本侵略的精神，先要完成自己應該具備的革命精神——固有的民族精神。我們的革命精神，就是智仁勇，而其基礎就是修身；要我們本身先做起來，先實行我們的主義，先求本身不腐敗，不驕傲，不懶惰，先要本身知廉恥，知禮義；如此，才能挽回革命的頹風，才能振起我們中國民族的革命精神！我們總理所提倡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義和平的美德，日本武士道裏最多只講忠勇兩字，即使他亦有提到信義的時候，但是他的精神只在於勇，而絕無仁的意義，所以這種國家民族，沒有不滅亡的。我們中國立國五千年來無

論那一個國家來侵略我們，總是被我們同化消滅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完全是由於我們中國民族哲學文化的高深偉大，超過了一切侵略我們的民族的原故。但是我們民族現在的確到了極危險的時候了，爲什麼，因爲現在我們一般國民，皆麻木不仁，自私自利，以致人慾橫流，所謂固有的國民性，立國的精神喪失殆盡，加以現在科學發達，帝國主義者，用科學方法，來滅別人的國家，那國家就決不能夠幸存。這都是民族滅亡的最大危機！所以我們要成功一個革命者，要成功一番革命大事業，要做一個革命信徒，就先要由我們少數人自己學做一個完人，來風行全國，來做全國民的領導者！這樣才可以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，所以我們沒有精良的槍砲，及不了日本人，是還在其次；而最重要的，還是要復興中國固有的民族性——智仁勇三字整個民族精神，非迅速的恢復轉來不可！所以我們先要修身，力行，提倡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。

現在唯物論者，僅是講「唯物」，完全排除了精神方面，這在東方民族一定是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

要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先要抵抗日本武士道的精神 二四

立不住的，就是西方的民族也不能離開了精神而獨講物質所能立住的。我們中國從前，僅是講唯心，而不注重物質，所以不能夠獨立，不能夠發展，我們要成功一個新時代的國家，精神與物質，決不能偏廢的。我們只知道「知難行易」的「行」字為唯一的人生哲學，而不能承認唯心哲學，亦不能承認唯物哲學，而我們所以只知道有一「行」的哲學！所以我們要抵抗日本，消滅敵人，一定要在實行，一定要拿固有的民族性和智仁勇的民族精神，整個的實行起來，我們革命纔能完成。國家纔能發展！這樣子。纔是全部的，整個的，真正的三民主義者亦就是實行我們「總理知難行易哲學的信徒！

希望你們一般官長，學生，拿今天所講的，和前幾星期所講的話，細心研究。要知道，我們要打破日本，崩雪國恥和黨恥，不僅是靠武器武力。我們先將久已失傳的最要緊的國民性恢復轉來，纔可以抵抗日本。纔可以保全民族！所以「攻心為上」我們抵抗日本，先要攻日本的侵畧精神；如要攻擊日本的侵畧精神，就先具備

我們自己的立國精神。自己立國精神不具備，想去打破人家，這事情是不會成功！今天我講的和上星期戴院長所講的話，拿日本武士道和我們中國三民主義比較，現在概括起來講：我們中國的立國精神，是在三民主義。日本的立國精神，是在武士道，武士道是從我們中國儒教哲學中間所偷去的一部份東西！我們要打破日本，先要打破他的武士道；要打破他的武士道。唯有拿我們的三民主義，纔可以打破他。我們不怕日本武力橫強，而只怕我們自己立國的精神喪失，民族性消沉！所以我們先要恢復我們自己立國精神，恢復固有的民族性，纔可以挽救危亡，瀟雪恥辱，抵抗日本，完成革命的事業。

附錄

日本武士道述畧

一，日本武士道之淵源：

日本忠君尚武之風，由來久矣，其國古時最重祭事，行祭政一致之政治，忠於君，即虔於神也。相傳神代天照大神以叢雲之劍，授其子素盞鳴尊，斬蛇於出雲之國，此劍爲日本傳國三種神器之一（三種神器爲鏡蓋劍）亦爲武士道精神之所寄託。至天孫降臨。天神又命二十五部之衆，此二十五部糾糾武夫，皆爲國干城，此後日人均自信爲此二十五部之後，始終遵循祖父之教訓。

大伴物部二氏之祖，乃隨天孫降臨者，世爲武家，居守衛皇室之職，率士兵，掌兵刑，累代以修武事磨心志，教育子弟，勤勞王事，爲子孫之教訓，而日本民族忠君愛國之觀念，亦肇于此。

二，日本武士道之興起：

佛教傳入日本以後，物部大伴二氏勢衰。藤原氏執政，頗爲專橫，紀綱大亂。凡非藤原氏之徒黨，均受壓迫，散而之四方，彼等與在郡縣之物部大伴等二十五部之後人，互相結合，在各地稱霸，因有大名小名之稱，各養家子郎黨爲私兵團體，是爲武家發生之始。其中最著名者，爲源平二氏。

當藤原全盛時代，京師雖極奢華，而地方則盜賊橫行，政府因有追捕之設。源平二氏爲地方之豪族，藤原氏不得已用爲爪牙，二氏漸以得勢。爾時，皇室及執政公卿之安危，均操其手中，威權高出公卿之上。

嗣後源平二氏又相爭權，各率武士，互相抵抗，結果平氏爲源氏所滅。

源賴朝創立鎌倉幕府，（南宋光宗紹熙年間）率部下武士，崇尚儒道，統治天下，政尚簡易，禮崇儉約，對於武士道之教育，特別注重。

源賴朝以武家出身，極端注意武士之精神。其所謂武士之精神者，如盡忠存，

守信，慎獨，內明爲人之道，外修武功等。武士以民之師表自命，所謂「爲花實爲櫻花，爲人當爲武士也」。武士在家庭所受之教育，尤爲嚴格。守「死在劍裏，視死如歸，敵人武器刺及面部，爲武士之大恥辱」等格言。

此種武士道教育。影響於當時日本士風至巨，而武士尊重之信條，遂漸爲一般人共同遵守之德目。

此外敬神拜佛思想，亦爲武士道之重要部分。日本以神威佛力與武運相提並論，不拘出征臨陣，均須禱告，此風傳至今日。

繼源氏執鐮倉幕府之大權者，爲此條氏，對於武士道之精神，亦特加提到。

三，日本武士道之發達：

北條氏末季，常以陪臣肆行廢立，志士兒島高德大聲疾呼曰：志士仁人，殺身成仁，見義不爲無勇也。楠木正成等爲其動，就起勤王之師，成建武中興之局，至足利尊氏之亂，正成一門，相率切腹就義（自殺切腹之始）至今日稱爲忠肝義胆，

誇爲武士道之結晶，國民之模範焉。

楠木正成之訓子辭曰，「予今日不知生死，如予死，則天下必歸足利氏，予今聚一族之衆，守千早城，以一命報天子，汝應始終忠孝，過遠河內，予轉生七世，亦必滅此叛徒云云。」

訓家楠氏

一，見利思義

一，勿諂上輕下

一，勿厚責於人

一，勿外道德而內邪心

一，爲善爲己，爲己爲善，雖善亦惡

一，勿道人之惡

一，勿報怨

日本武士道述要

一，日食珍羞亦必無味

一，勿貴異物

楠氏壁書

一，立身勿忘君恩

一，忠臣不怕死

一，我之生命係君親所賜

一，學問一生無窮

日本民族受楠木正成之言行影響極大。

其後戰國時代，（寶町幕府滅亡，中經織田氏豐臣氏執政，至德川家康建江戶

幕府即萬歷三十年後約三十餘年間，稱戰國時代），武士多重正氣，其信條爲

一，對家主不可有逆意

二，對父母孝對兄弟篤

- 三，對朋友仁
- 四，出陣勿畏怯
- 五，專心勇武
- 六，愛護弓馬
- 七，身先士卒
- 八，臨陣勿早退
- 九，勿怠忽武具
- 十，要用利劍勿用鈍刀
- 十一，勿徒傷人命
- 十二，行動要謹慎
- 十三，勿虛言
- 十四，每事要忍耐

十五，勿忘忠節

十六，勿於人前食物及買賣

十七，慎禮節

十八，不可過事風流

十九，崇信神佛

二十，勤勞公事

二十一，守軍法

二十二，明君臣僧俗貴賤上下仁義禮信之理

二十三，飲勿過量

二十四，勿淫他人妻女

二十五，研究文學等，當時武士道受中國文學陶冶亦深，武將多長詩歌者，如

信立臨死時歌「大底還他屍骨好，不塗紅粉自風流」。

上杉謙信攻龍登時歌「霜滿軍營秋氣清，數行過雁月三更。城山併得能州景，遮莫家鄉憶遠征」。

四，日本武士道之完書：

豐臣秀吉死後，德川家康統一全國，立以戶幕府，執日本國政，達三百年，日本武士道更爲可觀。家康一生，以尚節義，戒輕薄，愛士民，信賞必罰，爲行政要領。而其精神實皆得力於儒家。至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，建孔廟，興學校，文教愈盛，一方面以儒術爲治國平天下之大本，一方面以儒術爲陶冶道士之身心。至第八將軍德川吉宗亦重用儒臣，政尚儉約。至第十將軍德川家治更大修文武二政，世稱爲寬政之治（清乾隆時），總之德川家康以來，歷代將軍，崇尚儒術，而儒教的武士道，因以成立，此儒教的武士道，比前時狹隘的武士道之範圍加大。當時武士之必修信條，分爲二途，一爲練武，一爲學文，武士以實踐儒家之主爲其重任，家康曰：武將雖長於武事，如拙如學，不明聖賢大道，則匹夫之剛而已，武將務必力學，

方可入德之門。

德川時代既爲武士道之精神，儒術對於武士自具特別之權威。凡所有武士，無不了解忠孝之大義，由盡忠死難武狹忠君等道德，而完成幕府末世尊王之大業。

信徒與叛逆之分

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日——

黨員在危急存亡之中對於主義更應具堅定的信念對黨更應竭誠擁護

預期一九三六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戰——只有準備流血方能救黨與救國——革命成功在實行主義——三民主義的哲學基礎——我們革命祇要實行——祇有

中國國民黨能完成中國革命使命

上一星期，我特別提出「做人」兩個字來講，並詳細解釋「做人」的意義。人類的
生活條件：就是衣，食，住，行。我們要做人，就要在最粗淺的飲食起居上注意

做起，以求穩定我們做人第一步的基礎。還講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的推測，和現在中國的情形，以及各國現在對他敵國之所以忍耐，不同他開戰的原因。人家有組織有計劃的國家，無論英法意，或其他國家，如果沒有準備好，無論他的敵國如何挑戰，他總是沉着，忍耐，不輕易同敵國開戰的。我記得列寧爲他俄國革命計，當時有一句遺囑就說是蘇俄在十年之內，無論如何，不可同外國開戰。這句話，就是說革命未成，國基未固，是不能與外國開戰，這就是他赤俄革命最重要的政策。所以當時對於德國屈服，雖簽定喪權辱國的條約，亦所不惜。歐美人說，現在太平洋上有一隻瘋狗，東咬一口，西咬一口，正怕人家不同他開戰，所以拚命的來挑戰；但是歐美各國看穿了這一點，因爲沒有到準備完畢的時期，便忍氣吞聲，無論他如何咬法，總不同他開戰。因此我們知道：凡是有組織有計劃的國家，要愛護自己的國家，要保存自己的民族，一定要能操必勝之權，然後纔可同敵國開戰。

我們中國古人有句話：「決勝於廟堂之上」，就是說，打仗不僅是決勝戰場，

而要在沒有對壘交鋒以前，就決定了勝負的。怎樣決定呢？就是先要把自己的力量，和敵人的力量來比較估定，所謂知己知彼，便是決勝的道理。我們觀察世界未來的趨勢，英美法俄各國，非到一千九百三十六年，似不會起來同他開戰的。如果這個推測不錯，那麼，一千九百三十六年已經很近了！今年已是一千九百三十二年，最多祇有五年或四年，總共祇有一千幾百天，這樣短促的程期，我們可以看得見，算得出來，是當前多麼一個嚴重的程期呢！所以我們要愛護自己的國家，保存自己的民族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間，能否作一個戰鬥員，站穩起來，操一個必勝之權，現在就應該臥薪嘗胆，忍辱負重，在這一千多天中間，以舉國一致的精神，刻苦奮鬥，沉着準備起來！能夠這樣，不但打倒仇敵滿雪國恥，可以預期，而且相信到那時候，沒有人能夠做我們中國的敵人；一切不平等條約當然可以取消，總理全部遺教一定可以完全實現，而總理交給我的革命使命，當然可以完成。

我從前常常講：一個人必先自己欺侮自己，然後人家纔敢來欺侮他，所謂「人

必自侮，而後人侮之」；一個國家也是一樣，所謂「國必自伐，而後人伐之」；這是一定的道理。所以我剛纔講中國如果真能統一，真能自強，中國就簡直可以無敵於天下。現在地球上具備有獨立資格的國家只有三個，一個就是我們中國，另有一個是美國，第三個是俄國，只這三個國家一切東西都可不需外國供給，具備獨立的條件。而這三個國家中，人口最多的又是我們中國，所以我們中國要是自己真能統一起來自強起來，就不僅沒有那一個國家敢來侵略中國，並且沒有那一個國家可以抵抗中國。但是爲什麼我們却到了今天的樣子？一個小小的島國竟敢來欺侮我們！這就是由於自侮；由於自己國內一般軍閥，政客，整天搗亂，破壞統一，便政府不能健全，國家無力對外，遂致敵人得以乘隙而入。中國有五千年歷史，我們祖宗把這樣錦繡山河，遺給我們，如果到我們手裏斷送了，滅亡了，那麼，我們就要做五千年歷史的罪人！中國有這樣廣袤的幅員，有這樣豐富物產，有這樣衆多的同胞，又有一切優美的道德，文化……這樣高尚的立國精神，又有我們總理遺交下來很

完好的主義，而我們這些黃帝子孫，乃如此自暴自棄，不僅不能發揚光大，努力自強，反而弄到將要滅亡的境地，這如何對得起我們總理！如何對得起我們先人！但也不要恢心，不要失望，我們現在只怕自己不覺悟，自己不努力，自己不前進，如我們從此覺悟，努力，有這樣優厚的憑藉，相信中國的獨立與統一，是一定可以成功的，中國的革命還是可以完成的。

但是我們立國要有一個什麼條件呢？現時代最要緊的立國條件，就是主義。沒有主義，就不能夠建設一個國家出來。因為一個廣土衆民的國家，要是沒有一個中心思想來團結牠的精神，國家是建設不起來的。團結精神的中心，就是主義，沒有主義，國民的思想便不能集中，一個國家便缺乏中心勢力，所以我們現在革命和立國的最要條件，就是主義。要實行主義，就要有一個黨，黨就是實行主義的工具。因為沒有黨，主義就無所附麗，就沒有人來負責任的責任。我們現在要完成革命，完成統一，就是要實行主義，要實行主義，就是要保護我們的黨。

在一般反動派，無論是黨外的，或是黨內的，都借着日本侵略中國的機會，來破壞黨，反對黨，以至用許多陰謀來消滅黨！甚至有不肖之徒，竟因為想博得一般反動派的好感，買取一般反動派的歡心，遂不顧他自己的黨，和他的黨的歷史與主義，而拚命幫助敵人張目來燬滅自己的黨，這種賣黨的罪惡，比賣國還要厲害！我們如果真正要革命，真正是總理信徒，唯一條件就是保護我們的黨。反黨，燬黨的人，就是本黨的敵人，也就是總理的叛徒。現在黨已經很危險了！我們一般同志，如果忠於總理，忠於黨，忠於主義，忠於革命，應該要澈底覺悟，澈底懺悔，決不可再和敵人妥協，革命到如今，失敗的原因，就是妥協。如果我們要完成革命的使命，在現在這時候，尤其黨的基础動搖的時候，我們格外要有一個堅確的信仰，要有一個堅確的表示。古人說：「家貧出孝子，國亂出忠臣」，在全國的反動派正在破壞本黨的運動裏，本黨內部搖動的空氣裏，該是黨亂出信徒的時候了。我們要看那一個是不是總理的信徒，是不是三民主義的信徒，就是信徒與叛逆之

分，要在這黨正在動搖的時候，看他是不是隨着便動搖他革命的理想和信仰。我們應不顧成敗利鈍，來擁護我們的黨，並且更要浴外艱苦奮鬥，鞏固我們的黨，即使到死為止，我們都不能放棄我們的黨。

我不是講過麼？中國如果真能統一自強的時候，就無論那一個國家，都不配做我們中國的敵人。在國內一個革命政黨的地位講，更無論那一黨，那一派，都不能做我們國民黨的敵人。現在一般在政治上失敗，落伍的政客們，所以要反對我們國民黨，破壞我們國民黨，就是要想恢復民國十三年以前的反革命勢力，那是不能成的。你們大家都可以看見，現在所謂一般反對黨，咒罵黨的人，在黨外的姑且不說，而在黨內的，他們的言論行動，在革命立場上，有什麼意義？都是完全坐享現成，靠黨吃飯，靠黨陞官，靠黨發財的人。一旦失意，便起來與敵為友，與黨為仇，這真是我們全體黨員的敵人，不配做我們 總理的信徒，更不配講革命。我敢說：即使全國四萬萬的人，統統反對國民黨，祇剩我蔣介石一人，我也一定要救黨，要護

黨，絕對不能放棄本黨固有的黨權，絕對不能放棄本黨在訓政時期內以黨治國的主張，到死為止，我決不能違背或變更我們總理手訂的建國大綱的原則。一般同志要深切認識，現在這時候，正是國亂出忠臣。黨亂出信徒的時候，要做信徒，就非對於自己的黨有堅確信仰不行。沒有黨便不能實行主義，不能實行主義就不能完成革命救中國。反對黨，就是反對我們的主義，破壞我們的革命，也就是破壞我們的國家，這樣，我們負革命救國責任的人們，如何可以隨便放任，隨便動搖跟着人家亂走呢！所以黨國到了今日，我們要打破危險，戰勝環境，就非格外要有信仰，有決心不行。要這樣，才可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立住脚跟，克盡革命的責任。

大家要注意到，現在反對黨的空氣，已經甚是濃厚，黨的基礎也漸漸的動搖了！很多沒有認識的國民，統統給反對派籠罩起來，甚至公然給反對派利用做工具，來反對國民黨，我們須要決心堅持以黨治國的原則，如果國民黨所負訓政的責任，沒有完成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都不能變動。如果有反對我們黨治或借外交機會想

推倒黨的，無論是黨內或黨外，都是我們的敵人，都是帝國主義的奸細，國家和民族的罪人。國民革命是艱鉅的事業，我們要完成革命的使命，照今天革命的環境來看，至早須在五年十年之後，這樣的長時期內，非我們大家犧牲奮鬥，是不會成功的。而且要完成現在中國的革命，除了流血是不能有效的。我們要時常準備着奮鬥，時常準備流血，如果有反對本黨的，無論他是青年，是元老，或是什麼人，我們都要為革命，為主義，為國家，為民族，把他們當作敵人看待。如果他擁護我們的黨，擁護我們的主義，或同情于我們的黨與主義及革命的，我們便當他為同志和朋友看待，誠意同他合作，共同來擔負革命的使命。

還有：我們每星期做紀念週，讀總理遺囑，在建國方畧，建國大綱，三民主義，及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，總理的政治主張很明白的告訴了我們。關於主義的解釋，在三民主義講演上面，也完全講得很明白，至於革命策畧和程序，在建國大綱中，講得更明顯，所以我們如果是總理的信徒，就用不着另外解釋。總

理所著的遺教，更不好公然違背。總理所著建國大綱的規定，因為這些完全是總理手著的，是囑咐我們一般黨員照着去行的。建國大綱很簡單明瞭，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，一見瞭然。用不着人家解釋，那一個人也配不上解釋。黨外的人懷疑總理的遺教，批評本黨的主義，自是當然的事情，本黨的人則絕對不許如此。現在我們黨員的毛病，就是懶惰，腐敗。喜發議論，不肯實行，不實行就是違背我們總理的遺教。總理哲學的基礎是「知難行易」，為什麼我們總理要發明這哲學呢？就是因為中國人，那一個都不相信那一個，中國人只是懷疑，妒忌，懶惰，虛偽，空泛，不肯「做」。祇是「說」，所以總理在的時候，常說：「你們一切不要講，不要想，你祇要盲從我，就行，我所研究的東西，所講的東西，都已經解釋明白，研究明白，大家實行就是了，行得通就好了，如果你要解釋，便解釋一生，也都不會明白」。所以總理革命的哲學基礎，即是要我們「行」，要我們「做」：不要我們空講，要實行，革命才可以成功。現在反動派的勢力很澎湃，我們黨內同志的心理

也很動搖，在這風雨飄搖的時候，也可說是黨快要滅亡的時候，我們必要做個中流的砥柱，建立頂天立地的事業，必要挽回我黨的命運，挽回我們革命的命運，尤其是我們軍官學校的官長學生，更要担負我們繼往開來，繼續 總理革命歷史和開創革命事業的使命。大家要有一個決心，不怕一切反動的毀謗與攻擊。我們願意犧牲，就是死了，我們也不能違反 總理的主義。須遵照着 總理的遺教去做，我們要完成革命，切莫忘記 總理所提示的知難行易的學說。反動派如果要來反對我們，陰謀推倒我們的黨，推倒我們的政府，我們就是絕對不能與之妥協，而要和他們奮鬥。同時更要知道：唯有建全強大的革命軍隊纔可以担負完成革命的使命。尤其在我們黨的基礎動搖的時候，凡是 總理忠實信徒，都要有一個堅確的意志，不要為一般反動見解所煽惑，喪失自己革命的精神。

希望從今天起，大家都切切實實記住，切切實實照 總理所講的建國大綱，建國方略，三民主義去做！我相信在未來的一千幾百天中間，艱鉅的革命使命，我們

一定可以完成。這是我今天對於時局的意見，也就是對於軍官學校各學校，各機關，軍人同一般同志們，貢獻我個人的見解。祇有國民黨纔可以担負革命建國使命，這是要各位同志時時刻刻記住的。完了。

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

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九日——

今天五九國恥紀念日，同時也是 總理的紀念週。我們的國恥，在中國一部被帝國主義侵略史中，以日本給我們的國恥最大！除五三，五九，五卅之外，在歷史上還給日本割了台灣，佔了琉球，滅了朝鮮；而且割地之外，於甲午庚子兩役，還索取多額的賠款；在各通商口岸，甚至在我內地，還設有多處租界，從甲午以來同胞們給日本人殺死的不知凡幾，無形的經濟和文化方面，中國生命財產直接關

研究中華民族致弱之由來與日本立國精神之所在 四五

接被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下的損害，更沒有數量可以計算！這些國恥，是從那裏來的呢？是不是日本的國土比中國大呢？人口比我們多呢？或者他們民族的精神比我們優良呢？不是的。日本是後開化的民族，三島的土地比不上我們四川一省大；人口更沒有我們這樣多。但是爲什麼我們却反來受他們這樣的欺凌呢？前恥尙未伸雪，到今天我們的東北和淞滬，又受了日本鐵蹄的蹂躪，更釀成這種空前的恥辱，這種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呢？中國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，有這樣好的錦繡山河，和四萬萬優秀的民族，數千年來，竟遭這小小三島倭寇壓迫，欺侮，使得中國的國家民族在世界上沒有一點地位，這不僅是對不起我們總理與已經死了一般先烈，而且反省起來，又那能對得起我們自己！天地父母，生我們下來，是不是要我們受人家的欺侮與壓迫呢？我想一定不是的。一個人生下來，當然有一個人格，沒有人格的人，就不能算是一個人。有人格的人，第一件事要知恥，不知恥的人，就是沒人格的人，不配做一個人，更說不上做一個革命黨員，我們今天既受了這空前的恥辱，果甘

於忍受，不認自己是一個人，這亦算了。否則，如認我們自己是父母所生的有人格的一個人，不忍甘受這種侵略與欺凌，那就應該負起責任，去瀟雪這個恥辱。古人講：『不自由，毋寧死』，我們的國家不自由，民族不自由，我們就應該不顧一切一致起來替國家民族爭自由！否則我們一個文明古國，黃帝的子孫，竟俯仰視偷活苟安於今日世界之上。我們還有什麼面目見人呢！要知國恥一天不雪，我們在現在世界上，便一天沒有地位，便一天沒有面目見人，尤其是我們一般負有保國衛民責任的軍人，比旁的國民的責任格外加重。並且要知道，這恥辱也可說是完全由我們不肖的軍人不爭氣造成的！因為我們少數軍人自己腐敗，懶惰，頹唐，浪漫，畏難苟安，祇顧個人權利，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恥辱，以及黨的恥辱，完全如秦人視趙之肥瘠，漠然毫不關心，這樣的軍人，如何還能夠雪恥救國呢！所以我們要覺悟，要反省，別的不必責備，自問是否可以對得住自己。我們的國家民族既遭了這樣空前的恥辱，我們還不同越王勾踐一樣去臥薪嘗膽，求雪國恥，我們還算得是一個中

國人？必須每天二十四點鐘時時刻刻都要拿這國恥二字記在腦中，不要做過紀念週就算完事，甚至給人家笑罵也無所動於中。我們都是武裝同志，我們都是黨的軍隊，受過總理遺教薰陶的人，如果我們尚不担負這個責任，旁人那裏還能夠担負呢。我們應該從今天起，尤其當着這個國恥紀念，更要刻骨銘心，如果國恥一天沒有灑雪，我們便沒有一天可以安樂自由。能夠這樣上下一心，全國刻苦，勾踐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以沼吳。我們少則三年，多則五年，也一定可以可洗雪國恥，一定可使國家和民族達到獨立平等的目的！到那時候，我們的責任，纔算是完成，纔對得起總理，對得起一般死了的將士，以及我們自己的祖宗父母，纔不愧為中國的國民，不愧為國民黨的黨員。

雪耻要從什麼地方做起呢？就是要從我們本身做起。我們中國人沒有國家的思想，沒有民族的觀念，是最危險的一點。我們必須完全站在國家民族，同黨的立場上，團結一致來奮鬥。有了誠信剛毅忍耐果敢的精神，然後與敵人抵抗，纔能發生

如總理所講的以一當十以十當百的效力，纔能打破一切的敵人，完成我們革命的使命。中國人第一件最壞的性質是自私自利，所以成了苟且偷安麻木萎靡，不能奮發自強的民族；又因爲自私自利，所以只講個人主義，爭權奪利，把自己的利害，完全置於國家利害，民族利害與黨的利害之上，這個毛病總因，就是國民沒有國家與民族的觀念，將中華民族固有的民族精神，完全喪失殆盡，所以弄到今日這樣的衰弱，幾乎瀕於滅亡。中國國民如不能革去這個大毛病，就永遠救不轉來，就永遠要受日本人的侵畧壓迫，沒有報仇雪恥的希望。但這毛病 是不是不容易革去的呢？是不是一定不能革去的呢？我相信如果我們大家都有一個救國家救民族救黨的志願，都知道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，是復興民族的惟一金丹，人人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自任，我相信這毛病立刻可以革除。我們就從今天起，應該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自任，拿復興國家民族和本黨的責任，完全攔在我們自己的肩上，有了這樣的抱負，所有一切個人的私仇，自然會放在國家民族和黨的下面。無論官長學生士兵，那

一個不耐勞耐苦，就是一個亡國奴。那一個要貪樂，懶惰，不能誠信剛毅，也就是一個亡國奴。我們要救國，就先要救我們國魂；要救民族，就先要救民族性。所以必要先從自治，自強，以恢復固有民族精神做起。日本人是一個什麼東西？這次在上海作戰的時候，我們軍隊安全撤退了一天之後，他還不取前進，而且還不知道我們軍隊撤退的行動。這算是什麼軍隊！我常常說，敵人無論如何強大，我們都不怕的，祇怕是我們自己腐敗，自己懶惰，自己將民族精神喪失，沒有國家和民族的觀念。所以我們要救國，要雪耻，沒有旁的方法，就是要大家以復興民族精神自任，團結精神，統一意志，一致向前奮鬥。

古人有句話說：「攻心爲上」，我們要打破敵國，就是先要打擊敵人的精神，如要打擊敵人的精神，就先要明白敵人精神的所在，所以我們要知道：日本之所以能立國，而且能到今天這樣強橫的地位，竟然做了世界上五強之一，從前已是割我們的台灣，琉球，朝鮮，今天且來侵略我們東三省，和侵畧我們上海，不是別的，

完全是拿我們中國的東西，來打擊我們中國。他拿了我們什麼東西呢？他除了新發明的潛水艇，飛機，新的科學，是從歐美學來之外，其他所有的東西。統統是學我們中國的。尤其是學我們中國的精神哲學——就是竊取王陽明的「致良知」——「知行合一」的哲學之睡餘。日本自從所謂明治維新以來，無論海軍軍人，陸軍軍人，從他天皇起直到他的兵士，以及凡受過教育的國民，統統拿「致良知」三個字做他們的民族精神的哲學基礎，所以他能夠尚俠好義，忠君愛國，今天能夠在世界上稱雄，能夠侵略我們中國，壓迫我們中國。而我們中國人，自己有這樣好的寶貝，有這樣好的武器，却完全視如糞土，棄之如遺，反讓他學了去，拿來打我們中國，這就是日本人拿了我們中國的民族精神而反來消滅我們民族精神。這真是最傷心的一件慘事！

反轉來看我們中國人今日的腐敗，惰懶，麻木，頹唐，自私自利，偷生怕死，不肯犧牲，不愛國家，不知廉恥，就是不能「致良知」。就是不能「知行合一」，

亦就是不能實行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（詳述另篇）。日俄戰爭的時候，因為日本軍人能致良知，就不怕死，所以能戰勝俄國，又因為日本的人民能致良知，能愛國家，能服從法令，能嚴守紀律，所以他的國家，便能夠強盛。『良知』是我們個個人都有的東西，天地父母生我們下來，是一個人，凡是一個人，一定都有良知。我們能夠知道善善，惡惡，能夠知道這個是好的，那個是不好的，這個是可以做得的，那個是做不得的，這就是良知。個個人都知道什麼事可以去做，而偏不去做，什麼事不可以去做，而偏要去，譬如腐敗，懶惰，自私自利，賣國叛黨，都是人人都知道是不好的事情，不應該做的事情，而偏要去，這就是不能致良知。因為中國人不能致良知，所以國家民族便弄到這步田地！但是日本人到現在，所謂致良知三個字的精神，亦已經慢慢地墮落下去了。為什麼他這種精神已經墮落了下去，而我們還不能打敗他，他還能來侵壓壓迫我們呢？這即是由於中國人太不能致良知的緣故。日本人知道愛國，而我們不知道愛國，這就是我們不能打敗日本人，而反要被

日本人壓迫的緣故。所以我們要曉得，惟有致良知纔可以復興我們的中國，惟有致良知纔可以打敗我們的敵人。我們要復興中國，要瀟雪恥辱，並不是很難的事，日本拿我們的武器，精神，來打我們，我們祇要能夠恢復我們固有的精神，仍就可以拿我們的武器去打倒日本。下一星期，要對你們講致良知與我們 總理知難行易的道理，今天我先提了頭，你們且先記住；我們惟有用致良知三字，纔可以雪恥，纔可以救國。

現在我們且把眼前關於公的方面的日常事物來說說；無論在學校裏，在軍事委員會裏，在各機關裏，一切主管長官，所用的職員，是不是個個能夠克盡職責，能夠愛護公家物件，如同愛護自己的一樣。公共物件是什麼；就是我們國家一切工具，我們如果不愛護公共物件，就是不愛護國家。就人的方面說，任用職員，不管他有沒有學問能力，他的態度行動，像不像一個軍人，也一切不管，甚至不能稱職，不能盡責，乃至影響一切公務不能推進，中國之所以降到今天這樣貧弱，一切人事

不能整理，原因就是在此，這就是由於不能致良知。以後各人自己要問一問，我們是不是有這毛病？如果我們知道我們的毛病太多了，我們便要本着我們的良知，立刻去改正纔好。

再把我們學校裏的情形來看，大家學生的精神，在天晴時候表面上還好一點，下雨下雪時，就格外的不像樣子，穿了雨衣，不扣扣子，戴了雨帽，不戴軍帽，這完全不是一個軍人的動作，不像受過教育的軍人，這完全是我們軍界的罪人。表示軍人最榮耀的是什麼？就是軍帽軍服，因為軍帽並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戴的，所以你戴了軍帽，穿了軍服，不成樣子，就是我們軍隊的罪人也就是喪失我們國家的體面。以後務要打起精神，改正過來纔好。

衛兵不是隨便的新兵可以做的，一定要有常識。很老練，懂紀律，要衛兵盡職，軍風紀纔能不壞。現在的衛兵，尤其是衛兵司令，完全沒有常識，不照規則，不肯勤勞，帽子可以隨便不戴，勤務兵隨便給他出去，鈕子都不扣，站隊也站不齊；

職責在什麼地方，也不知道；你們要知道維持軍紀風紀的要點，必須要先從衛兵的
教育嚴格下手，始能辦到；此後各機關學校，最緊要的就是整頓衛兵。尤其總值星
官，格外要負責去整頓，衛兵關係軍隊的生命，無論官長學生，統統要守衛兵的規
則，統統要尊重衛兵，不能說衛兵階級比我小，就可以隨便輕視他，有許多人進來
，衛兵向他敬禮，官長却不還禮，這是絕對的錯誤，簡直失了官長的體統。

我們要整頓一個軍隊，不僅要在形式上去注意。我們要整頓軍隊，一定要在精
神上，內容上，非戰鬥員中間去注意。這樣整頓軍隊纔可以整頓得好。如同掃地一
樣，一定要從房子四角掃起，不要在地中間掃掃就算完了，整頓軍隊也是這個道理
，一定要從軍佐伙役，如經理，軍需，看護，火伙，勤務兵，甚至在一切馬伙挑伙
等伙役上整頓起來，然後再來整頓其他員兵，必須這樣，纔可以整頓得好。

以上所講的，大家不要以為是無關大體，不值得注意的事情。要知道灑掃應對
，穿衣，吃飯的小節，無事不與軍紀風紀息息相通。中國人完全講表面，不講實在

，講空話，不講實行，所以一切沒有精神，所以國家弄不好。我們要雪恥，要復仇，要救國就要腳踏實地，從精神上，實際上，內容上做起。現在一般辦事人同主管長官，最大了毛病，就是祇做表面的工作，上層的工作。不能貫注到下層去，尤其不能貫注到身心去——致良知的工夫，實在是大家應該省悟爲目前救國最重要的工作。

我們從前在學校裏，先生教我們祇知操課，祇知立正，開步走，射擊，祇知道在講堂聽典範令，從來沒有人教過我們將來出去一定要注意司務長，勤務兵，火伕馬伕，或是從灑掃應對衣食住行，身心上很小的地方去注意做人；所以今天特提出來對我們一般學生和官長講解這致良知的道理。我祇是從很粗淺的地方說起，但作事就是要從粗淺的地方做起，不從粗淺做起，就是不澈底，就是沒有根本。一般學生如果要做一个愛國者，做一个革命軍人，一定不要學祇講表面形式，和一些好高騖遠的習氣，這種習氣，完全是害己的，譬如掃地一定要從四角掃起，然後掃到

中間，練軍隊 也一定要先從勤務兵，火伕，馬伕，衛生隊馬匹練起，以至練到他們的身心，這種教育，旁的學校，旁的教師，是沒有講過的，我相信惟有我纔能夠注意於此，傳授於各學生。如果我們軍隊不從這下層乃至從身心上注意起，那末，軍隊就永遠不能建立的；國家也永遠不會強盛，終久要給日本人滅亡的。總之我們要雪恥，要救國，須要從根本上做起，從小而粗淺的容易的地方做起。雪恥與救國並不是難事，祇看我們有沒有這自強自立從身心做起的決心。

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

——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十六日——

『知難行易』與『知行合一』的對照——革命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——革命的人生觀——中國固有倫理哲學與政治學。

上星期講演，日本人除了現代科學同槍砲以外，他們國內所有的東西，完全是

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

學中國的，尤其在精神方面，更是完全學我們中國的。並且是學了中國的東西，要來侵略中國，消滅中國。須知他們用來侵略中國，消滅中國的最大武器，並不是有形的槍砲，而乃是槍砲以外無形的精神。

日本從明治維新到現在，經過中日戰爭，與日俄戰爭，兩個戰役之後，割我台灣，佔我琉球，併我朝鮮，現在來侵略我們東三省，居然在世界上稱為五強之一。要知道日本致強的原因，不是得力於歐美的科學，而是得力於中國的哲學。他們日本自立國以來，舉國上下，普遍學我們中國的是什麼？就是中國的儒道，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國王陽明知行合一『致良知』的哲學。他們竊取這『致良知』哲學的睡餘，便改造衰弱萎靡的日本，統一了支離破碎的封建國家，竟成功了一個今日稱霸的民族。我們中國人自己忘了自己立國的精神，拋棄了自己固有的武器，反給日本人竊去，拿來壓迫中國，還來滅亡中國，這是多麼可耻可痛的事情！以後我們要復興中國，抵抗日本，完成革命，凡是中國的國民，總理的信徒，就統統應有

一個認識和決心。就是要把復興中國，抵抗日本的緊要武器，拿住在我們手裏，這纔可以成一個戰鬥員，纔可以成一個革命黨黨員，並且可以完成雲趾救國的重大使命。

今日要說明『知行合一』『致良知』的道理，來闡明我們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。譬如我們要問怎麼叫『致良知』，那就是先要從怎樣叫不致良知講起。現在就拿『愛國』來說：我們知道一個人都應該愛他的國家，應該為他的國家來犧牲。愛國家，為國家犧牲，都是個人良心上認為應該做的事情，這就是良知。但是有些人知道國家應該愛，而却不能實在去愛，知道應該為國家犧牲，而却不肯去犧牲，這就是不致良知，又如說：中國如果統一了，大家精神團結一致，日本人便不敢來侵略中國，這個理由，是今天稍有知識的中國人，沒有那一個不知道的，而且更是知道中國非急切統一不可，我們內部尤非趕緊團結不可，不團結，不統一，不但要給外國人欺侮，並且就要亡國！但是有許多人，儘管知道這個道理，而偏要只顧

逞意氣，爭權利，就是在強敵壓境的時候，還要來乘機破壞統一，破壞團結，並且藉着這個機會來反對本黨，推倒政府，這就是不能致良知。所以我們今天要抵抗敵人，復興中國，完成革命，並沒有什麼困難，只是在我們的一念。只要人人自問這一件事是否應該以國家為前提，如果與國家有利，我們便應該犧牲去救國家；我們只要個個人照着自己良心上所認為應該做的事去做，則一切不好的動念，如個人的意見，私仇……都可以消除淨盡，這就是致良知。中國能夠個個人致良知，就可以消滅日本，拯救中國。

但我們看看，現在中國一般人，是怎麼樣呢？沒有智識的人也罷了，所有號稱智識階級的人，尤其是本黨內部有知識的，他們所謂愛國，所謂救國，其行動是不無異賣國呢？他們口口聲聲喊禦侮，喊救國，但一切行動，祇是破壞統一，破壞中央，試問沒有健全的中央政府，又怎能禦侮救國！豈是他們真沒有良知嗎？我想不然，他們祇知不能『致』罷了。由此看來，要是中國人不能從各人的良知做致良

知的工夫，國家一定是要被敵國來滅亡的！

今後救國的藥方，當然是我們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。而要闡明這個哲學，就是要用現在所講的『致良知』三個字。比方我們知道革命是好的，我們就不要怕任何困難危險，為革命去犧牲。我們知道愛國是好的，我們對於有利國家的事情，便要努力，對於妨害國家的行動，便要反對。所以古人說：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，這個惡臭與好色的良知，是人人所有的，不過要實在去惡和去好，這就是叫致良。如果好惡相反，那就是不能致良知。當此道德淪喪，人慾橫流的中國，要使四萬萬人統能做到致良知三個字很難。但是我們少數人，尤其是今天聽講的官長學生們，總應該有『知』，就應該有『致』。因為祇有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乃可以救中國，只有能夠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纔能負起救國的責任。

王陽明『致良知』與『知行合一』的哲學，同我們 總理所講的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是不是有出入呢？這是在講『致良知』之先，應該要深切了解的。 總理

發明『知難行易』的原理，完全是我們注重『行』字。因為總理生在滿清末年，與王陽明生在明末一樣，同是看着中國人中了幾千年來『知易行難』學說的毒，一般士大夫，不是學漢儒解經，就是學宋儒講性，結果都是空疏迂闊，無補實用，所以王陽明使用『知行合一』的學說，來醫治當時中國民族性，而我們總理更進一步用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要來啓發中國的民族精神，並用來實行他的革命主義。總理的意思，就是說：你們既知道三民主義和國民革命是好的，那你就只要照我的『革命方畧』去做，照我的三民主義去行，就一定能夠完成革命了。所以總理常講：『你們一般黨員只要照我所講的話，實在去行就好了，不要再去求另外的知』。他的意思即是：良知是我們大家所固有的，故不必另外再去求知，若說要求學問的知識完全，就要用許多時間，更是不易，求『知』既是不易，即是很難，後知後覺，以及不知不覺的人們，祇要跟着先知先覺的人們去行，就可以節省時間，完全革命，因為跟着去『行』是很容易的。照這樣說，王陽明所講『良知』的知，

是人的良心上的知覺，不待外求，而總理所講『知難』的知，是一切學問的知識，是不易強求，而知識的『知』，不必人人去求，只在人人要『行』。我們理解了這點，便知總理所講的『知難行易』的知，同王陽明所講的『致良知』與『知行合一』的知，其爲知的本體雖有不同，而其作用是要人去行，就是注重行的哲學之意完全是一致的。現在中國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，所以要受日本人侵略壓迫，主要原因在那裏？就是一般士大夫自己不能做，不敢做，反拿總理的三民主義，總理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來曲加解釋，弄得一般青年，無所適從，全國的人不能照總理的哲學『行易』方面去做，祇是向着『知難』方面去求，這就是不能『致良知』，亦就是不能行，所以到了今日我們革命黨還不能成功。我們一般同志，要知道今天黨國弄到這樣地步，就是這一般曲解主義，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之人弄出來的。我們今天要救黨國，沒有旁的，就是要把自己的良知發現出來，本着我們總理知難行易的學說去做，這樣纔可以完成革命。

如果我們祇聽信一般士大夫咬文嚼字片段的曲解，與一般一知半解的理論家的亂宣傳，把 總理最純粹，最良好的學說，主義，弄得支離滅裂，以致一般國民和青年無所信抑無所適從；實際的革命工作，反而沒有人去做，使得 總理的主義，一點也不能實行；這樣便是革命的罪人，亦就是 總理的罪人。革命之所以失敗，即在我們不能力行，不能力行 總理的主義，不能照着 總理的哲學實事求是去做，歸根到底，就是病在只求知而不能『致』。我們既經曉得這毛病的因子，我們就應該迅速醫治，且要對症發藥來醫好我們這沉痛的病根。這藥不是別的，就是要實行 總理的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就是要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。而且要知道『知行合一』的『致良知』的學說，是與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不惟不相反，而且是相輔而行的。亦惟有能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者，纔能實現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纔可以挽救中國已死的人心。惟有重實行，纔可以醫治今日萎靡麻木，苟且推諉，革命失敗的毛病。如果是祇能坐而言，不能起而行的人，那是祇能亡國不能救國

的。革命完全在實行。決不是在桌子上，書面上，做工夫，所以今天要挽回中國的人心，就是要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如要補救革命的失敗，亦就是要重實行。

國家危亡到現在這步田地，上海停戰以後，一般人以至負有革命責任的長官，學生青年們，無形中都把精神鬆懈下來，甚至酣嬉坐樂，若無所事。要知今天的停戰，不過日本人準備還未完畢，不得不與我休戰，而他以後對我們侵略壓迫必定會格外利害，這是了解日本帝國主義及中日關係的人們都知道的，知他們在中國沿海及長江的砲艦兵船，隨時都可以向我們攻擊，所以我們今天要保護領土，保護國家，保護民族，只有把大家愛國的良知發揮出來。全國一致去努力實行禦侮救國的良知！除此以外，便沒有旁的方法可以抵抗日本，也再沒有方法可以來復興民族。

一般所謂唯物論者，贊成唯物史觀的人，聽見我這篇話，或許以為我是一個唯心論者，而不注重物質的。如果聽者真是這種想法，就沒澈底了解『致良知』的哲學，亦就會誤解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。因為講『政良知』如果僅是講『良知』而不

講『致』，不注重在『致』字上，那就是一個唯心論者，亦就與知難行易的學說相反了。如果講『良知』而注重在『致』，論良知而注重實行，那就不能算是唯心論。陽明的學說所以與程朱專講心性者不同，總理的學說，所以與陽明的學說作用一致，就是在此。我在從前，將我實驗所得，作成一對聯語，請教過總理，那聯語就是這『窮理於事物始生之處，研幾於心意初動之時』兩句話。總理當時稱許的話，我可以不必多說，但他就親筆寫了這對聯語送給我，表示他獎勵後進之意，我可以對各位說，這即可以作為我的革命哲學。一個人生存宇宙中間，終日因緣接觸，都離不了事與物。在心與物微妙的關係中間，我承認一切的一切都要從事實上客觀上來決定，所以我們絕對不是講唯心論的。我們也決不承認是一個唯心論者；同時却也不是機械的唯物論者。總之我們認定凡是從實際上把事業辦成，就要先從事物的方面注意，然後才生效用。不過我們要辦成功一件事情，要整理一種物件，決不能忘却自己的心意；如果離開了意志，是一件事都做不成的。比方革命是一件事情

，如果我們心理起一個叛變念頭，就立刻可成爲反革命。又如我們曉得，革命一定要照建國大綱所定的原則去做，但是爲了權利一念的蔽惑，或爲投機取巧之計，來迎合一般反動派的心理，放棄總理所定的原則，只爭個人權利，不管黨國存亡與革命的成敗，這就是由心意便牽累到事物。這即是一切事物不能離開心意的明證，也就可以明白：要革命，要救國，是不能不致良知的。再舉例來說：我們本來人人曉得革命是好的，但在事實上，却又不能照着革命的道理去做，那就是行動與心意不能一致，這就是不能知行合一，就是不能致良知。又如我們大家皆知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，是今日救人心，救民族最好的學說，這個知道的『知』，就是『良知』，我們能夠努力實行這個知難行易的學說，這就是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。總理常講，精神和物質是不能分離的，總理還把精神的意義，解釋得很明白，他說：『不是物質的東西，統統叫精神，從古至今，沒有人能下精神的定義，像總理這樣確切。所以我們要承認宇宙間除了物質之外，還有一個個精神的東西存在，承認精

神的存在，便承認心意的存在，有心意便有『良知』，不過有良知，要能『致』，即知行，即所謂實現良知，亦即是『知難行易』的實行者，如此所謂良知，纔不致於落空，纔不會做一個空疏的唯心論者，同時也不會做一個機械的唯物論者。所以我們對於哲學的態度，不能承認唯心論者，亦不能承認唯心論者，古今來宇宙之間，只有一個『行』字纔能創造一切，所以我們的哲學，唯認知難行易爲唯一的人生哲學，簡言之，唯認『行』的哲學爲唯一的人生哲學。所以我們要完成革命，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，只有實行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祇有實行 總理的三民主義，復與我們固有的民族性。

關於革命哲學，和革命的人生觀，從前我們在日本亡命的時候， 總理就要我切實研究。後來經過一二年工夫，纔歸納出上面所說的一對聯語，纔把所研究的簡單的結果提示出來。所以革命不是隨便的，衝動的事情，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，革命哲學的基礎，也不是隨便看幾本書，研究幾天，便可以得到的。一定要

經過許多慎思，明辯，篤行的功夫，纔可以構成一個中心思想。試問一般官長學生，你們革命的哲學是什麼？你們革命的人生觀是如何？你們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？如果你答不出來，那末你的革命思想一定散漫的，游移的，動搖的就隨時可以隨着環境變遷，甚至可以變成反革命！所以我們如要成功一個真正革命家，始終不屈不撓的忠於革命，就要問我們有沒有信仰的中心，就是有沒有革命哲學的基礎？如果沒有，見着講唯物論的人，就跟着唯物論走，見着講唯心論的人，就跟着唯心論走，那這種人，就不能成爲革命家，而乃是最沒用，最可恥的游移投機份子。所以我們革命黨員最要緊的一個問題，就是要有革命哲學的基礎。

今天集全南京的各軍事機關官長，和學生們，特來作擴大紀念週，把這個最緊要的問題提出來，要請你們注意，你們如果要革命，無論遇到什麼危險，失敗困難，疑怨，毀謗的時候，要都不致於動搖的話，那就要確定你們革命的人生觀，就先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。有革命哲學的基礎。才能心意安定，臨難不苟，至死不

變的來革命。如果革命黨員沒有哲學的基礎，遇到危險困難失敗或疑謗叢集的時候，你就會隨時可以灰心，隨時變節，甚至朝秦暮楚，隨時可以使得革命人格墮落。所以我們不怕革命失敗，也不怕環境險惡，只怕自己把握不住，凡把握不住的人，就是沒有哲學基礎做我們思想和信仰的中心的緣故。

今天所講的「致良知」三個字，是我們現在實行革命主義最緊要的「心法」，不但不與 總理的「知難行易」的學說相反，而且這兩個學說，是互相開發，實有相得益彰之效。如果我們僅是講「良知」而不講「致」，那就像宋儒一樣，不免落於空虛。陽明所以要在「良知」上加一個「致」字，就是從各人良知到事物上去切實體驗。所以「致」就是「行」，致良知就是證明「行易」，就是要實實在在去做。這就是大學的道理，也就是 總理「知難行易」的道理。一般官長學生同志們，要知道我們不愧做一個革命者，要由我們手裏完成中國的革命：就得要站在革命的地位上，始終不渝，纔能承繼革命的歷史，就一定要有個革命哲學做基礎；

所以我今天特別把它提出來，並不厭其重複申述。實則革命哲學的「體用」，幾句話就可以表示出來的，就是：一個人生在宇宙之間，自然有一種向上的，爲他的活動。這活動是起於心意，而著於事物，一天二十四鐘點，我們的心意沒有一時一刻不與事物接觸，我們要認識事物，就不能離開心意——就是精神。一個人離開心意，沒有精神，便成了一個死的軀殼，一個人成了一個死的軀殼，那還有什麼作用，更說不上有什麼革命，所以一個人有心意就有活動，而活動必須要向上的爲他的活動，從這向上的爲他活動，造成一種事業，就完成了一個人。所以我對於人生觀，有一對聯語說：『生活的目的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』，『生命的意義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』，這兩句話，也可以說就是我的革命人生觀。我今天把我研究哲學和人生觀的經過說，說，我起初研究哲學的時候，很相信『弱肉強食優勝劣敗』的道理，我有一次就將這兩句話請 總理寫一副對聯。殊不知 總理攔了兩星期總不願寫，到兩星期以後，他把我叫去，却寫了另八個字送給我，這八個字，就是『大道之

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

行，天下爲公』，交給我之後，也不說什麼，但是幾個月之中，在無形有形之間，總給我許多暗示，要我自己覺悟。後來到了幾個月以後，他才和我講這『天下爲公』的道理，並講『大學』和『中庸』的道理。他說我們中國自有很好的倫理哲學，和很好的政治哲學，『弱肉強食優勝劣敗』，乃是現代西方人所崇尚的哲學，弄不好，就是很危險的思想。大學中庸之道，才是中國很好的倫理哲學，和很好的政治哲學。我經過了 總理的指導，我的思想和信仰，纔完全改變過來，但是 總理所講的哲學，雖則注重中國的中庸之道，然而他做事的主張，和方法，却是極端的，並沒有站在兩可之間的。舉個例來說，從前有一個朋友，就是邵元冲先生，有一次他想要到美國去，就問 總理到美國那一個地方好。 總理對他說：『你去須要到極東，否則就在極西，切不可站在中間，到那不東不西的地方。如果祇到不東不西的美國中部，是學不到好的東西的，美國好的東西，不是在極西，就是在極東』。就此一點，我們可以知道 總理革命的思想和他教人啓發的方法。 總理做事情，向

來是極端，不妥協的，然而在哲學上却不偏不倚，完全講的是中庸之道。常說中國有很好的倫理哲學，政治哲學，中國人不能用，所以中國國家如此衰弱，民族如此墜落，幾乎在世界中成了一個落武者。如果我們把中國大學中庸之道整理提倡起來，世界上沒有那一個哲學能夠比得上我們的。總理最後在日本一篇講演，便是講王道。那是說我中國講王道，日本講霸道。王道就是中庸之道，不講侵略，不講強權，完全是講公理。我們中國立國的精神同基礎，都是從這個哲學得來的。大學中庸之道是什麼？就是孔子之道。孔子之道，至漢儒而支離，至宋儒而空虛，至王陽明而復興，迨至我們總理而集大成，可惜我們中國人，自己忽畧了自己，反被日本竊了去，要用來侵略我們中國！

但是大家不要誤會，我們今天所講的『致良好』的意思，並不是說我們今天要革命，要抵抗日本，而不用武力，不要軍隊的話，須知我們要完成革命的最重要的工具，就是軍隊，不過我們有了革命的軍隊，還要我們致革命的『良知』來使用牠

。必使軍軍不腐敗，要完全站在革命的立場上；必使槍砲不亂用，要完全用在革命的對象上；總之我們無論在什麼時候，做什麼事情，尤其是現在中國民族精神這樣麻木頹唐，萎靡不振，而日本人已這樣來侵襲我們中國的時候，如果我們能夠趕快把固有的民族精神『致良知』的哲學收回轉來，實行 總理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致『知難行易』的良知，以『知難行易』為我們思想信仰的中心，那末，革命一定成功，中國是一定會復興的。

革命哲學的重要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三日

立國的精神——中華民族性之發展——總理知難行易與陽明知行合一兩個學說——革命之道——知止兩字的效用——總理學說的淵源——組織的意義——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意義——沒有革命哲學基礎的危險

凡一個民族，能夠立在这个世界上，到幾千年不被人家滅亡，那個民族一定有其立

國精神的所在，就是所謂『國魂』。國家的生存與個人的生存，是一樣的。一個人若是沒有靈魂，僅剩一個軀殼，那個人就是一個死人，甚至還不如死人！僅有軀殼是沒有用的。國家和民族也是這樣的，立國於世界之上，他一定有一個立國的精神，就是國家的靈魂所在。日本之所以能夠侵畧中國，到今天居然成爲世界上五大強國之一，他們的國魂，就是所謂『太和魂』，就是所謂『武士道』的精神。所謂太和民族，就是以武士道爲其國家的靈魂。所謂武士道的精神，就是忠君愛國，尙俠好義之類。關於武士道的內容，下星期再詳細講。今天講的是：一個國家須有立國精神之必要，如果一個國家沒有立國精神，那是一定不能存在的。

國魂是什麼！就是民族的精神，凡一個國家總要有民族的精神，然後他的民族性纔能養成。沒有民族精神，他的民族性是無論如何不會養成成功的，沒有民族的國家，那國家一定是散漫，腐敗，沒有組織，沒有機能。遇了外敵侵入的時候，國內的敗類，漢奸，不但不能團結抵抗，而且還要投機取巧，做出種種賣國的行爲來！

這就是現在中國的景象。中國如要立國在現在的世界，與列強競爭平等，如不趕快恢復我們的固有民族性，把我們中華民族數千年的立國精神復興起來，而僅是注重物質，那末，在這個人慾橫流外敵侵略的時代，由個人道德的墮落，影響到全民族道德的墮落，必然會使國家社會所賴以生存的東西——民族精神——民族道德，完全崩壞，而致國家民族於滅亡。我們國家和民族今天受了人家的壓迫，侵略，不惟漠不關心，恬不知恥，却還要在國內借着這機會，來做他們爭權奪利的把戲，不管各國侵略我們到什麼地步，不管日本人侵略是怎樣情形，國家是怎麼危險，一切都不問，唯一的目的，是在搗自己國家的亂，陰謀推翻國民政府，打倒國民黨。這是什麼道理？就是由於中國民族性的墮落，追源尋委，就因為從前滿清入主中夏，用盡方法把中華民族整個的民族性，完全摧燬。所以三百年來，一直到今天，中國民族性可以說是破碎無存！而全民族散漫懶惰，種種的腐敗情形，都暴露無遺，使得中國的國家到了今天，陷於不可救的絕境！

我們現在要禦外侮，救中國，根本的問題，第一就是要恢復我們固有的民族性。滿清時代不顧中國民族有整個的民族性，現在我們就要把這已喪失的整個的民族性，恢復過來。不但要恢復，而且還要隨着時代的潮流，加以整理，以求發揚光大，養成一個新時代的民族精神，纔能養成一個新中國的民族性。

中國固有的民族性是什麼？從來立國的精神是什麼？現在需要的又是什麼？

總理已經寫得很明白，就是『三民主義』。三民主義是什麼呢？在倫理和政治方面講：就是『忠孝仁愛信義和平』來做基礎，在方法實行上講：就是『知難行易』的革命哲學。現在我們要恢復民族精神，要中國的國家民族復興，就先要恢復中國固有的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的民族道德，尤其要實行 總理知難行易的革命哲學，來充實這哲學的精神，推動這個哲學的效用。『知難行易』四字，總理在他的心理建設的著作上講得很詳細。從前中國的哲學是講『知易行難』，所謂『知之匪艱，行之維艱』支配了幾千年中國人的心理及行動，遂成民族積弱不振的一個重大原因。到了

王陽明纔倡『知行合一』，用能知即能行，能行即能知之說，以挽人心而救時弊，後來又爲滿清所壓制，竟至爲日本島國所竊取，而仍無補於中國。直到我們 總理纔更進一步發明『知難行易』的真理，把從前的哲學，完全舉翻，成立了一個新中國民族哲學。這就是 總理空前的發明，偉大的創造。 總理說：『我一生最大的敵人 無論那一個敵人，我都不怕。但我們真的敵人是那一個？就是中國從前的學說。從前的學說是什麼？就是『知易行難』！因爲一個人儘是求知，不肯去做，所以弄得一切事情都腐敗下來，致受外人侵略，亡國幾次，『革命不能成功』。這即是說我們最大的勁敵，就是從前『知易行難的哲學』。所以 總理又說：『人類有先知先覺，後知後覺，與不知不覺等分別。先知先覺的研究明白了，知道清楚了，只要大家信仰他，服從他，實實在在跟着去做，馬上去做就行了』。中國之所以積弱不振，就在多數人的腐敗懶惰，不肯去行，以致形成今日這樣墮落的境地！。 理爲要打破革命的勁敵——『知易行難』，所以特創造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補救他

。知難行的易哲學，就是今天中國新民族哲學，有這新民族哲學的建立，纔可以養成功整個的民族性，這樣才能夠救中國！

日本就是以『武士道』爲其立國的精神，以『致良知』，爲其民族的哲學。因爲這樣，所以日本人能夠尚俠義，輕生死，能夠忠孝，能夠愛國家，保民族，能夠在東亞稱霸。中國自己本來有了這種好的精神，好的哲學，而不能保存，不能應用，反被人家竊去滅亡我們！這實在是我們民族的最大恥辱！

所以今後我們要抵抗外敵，洗雪國恥，完成革命，復興民族，非把我們固有的民族精神恢復轉來不可！要恢復我固有的民族精神，就非把中國固有的民族哲學，整理起來，培植起來，照着 總理創造的『知難行易』的哲學實行起來不可！如果我們今天不講褻侮，不講救國，不講革命，那就任他人懸橫流，任全民族腐敗墜落，燬滅下去；否則我們就要珍重這個哲學，保存這個哲學，應用這個哲學。這不但是立國的基礎，也是做人的基礎。王陽明所講的是『知行合一』，總理所講

的是『知難行易』統統是反對從前『知易行難』祇知靜而不知動的哲學。這兩個哲學，就作用方面說，可說祇是一個，因為統是注重在動的方面，而且統是注重行的哲學。

『知行合一』與『知難行易』這兩個學說，在中國哲學的源流上，究竟是怎樣的來由？要知道這點，我們就不能不講『大學之道』。大學說：『物格而後致，知致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』。中國幾千年來的倫理哲學，政治哲學，都是從這那出來的。所以中的政治哲學，與倫理哲學，實無二致，要治國平天下，必須從格致誠正修齊做起。即此可以知道，我們去完成革命，統一國家，平定世界，若非先從格物致知上努力，那是不會成功的。『格物』『致知』之間，最要緊的尤其是『致知』。我在第三期同學錄中，有一篇同學錄序，想大家都已看過。這篇序完全是拿 總理遺教教給我們的道理，演繹出來，沒有參加一點我個人的意思。這篇序文裏面，我有兩句

話說：『**革革之學** 大學也，革命之道，大學之道也』。大家要知道 革命的學問，並不是外國來的學問，就是一個中國固有的學問。我們一定要把哲學的來源研究清楚，有了這哲學的基礎，然後我們的人生觀纔能確定；一切的榮辱，成敗，利害，生死，纔能看透，所以要『致知』，所以要明白大學之道，如果沒有哲學的基礎，在倫理上，政治上，就沒有確定的人生觀。一個人沒確定人生觀 臨到危險的時候，就難免於變節；臨到富貴貧賤轉變的時候，也難免於變節，這樣的人，是一定不能革命的！所以我們不要以為革命祇是隨便的一件事情。革命是要有革命的情緒，革命是要有革命的道德，質言之，就是革命的精神。革命的精神，是要有革命哲學來做基礎的。有哲學基礎的人，就一定是有肯定的思想，亦就一定有中心信仰的人。有了中心的思想和信仰，對於一種主義，至死不貳，這纔可以算是革命的信徒。大學之道是怎麼呢？大學之道，在『明明德』。『德』就是一個人人生下來賦有的德性。『明明德』就是不要使這生下的德性汨沒，而自己要知道去淬礪它，光大它，

可以說就是要確定我們的人生觀。至於『在親民』可以說：就是要喚起民衆，復興民族，使民衆的生活能夠向上，民族地位能夠平等。『在止於至善』，這句話的意思是：一切行爲，都一定要到最好的極點爲止，即是要達到善的極端，纔是止於至善。再切近些說：我們一個人生在宇宙，最多活不到一百年。人本是一個爭存的動物，但因爲人類進化，生來就有一種向上的衝動，利他的衝動。這一點向上利他的衝動，存之於心便是『德』，施之於物便是『善』。故『德』貴自覺，而『善』貴及人，自覺就是『明德』，及人就是『致善』。所以一個人有利他的傾向，便能由親親而仁民，由人民而愛物。凡是一個人愛父母兄弟，愛人類，愛社會，愛國家，愛民族，都是一點利他性的擴充。不過人類每每蔽於私慾，汨其天性，所以要『明明德』，要『親民』，要『止於至善』。就是說：一個人雖然能自覺，能自強，能親親，仁民，愛物，但是還要不息，不息就是不做到最善的地方不止。即所謂『天之健君子以自強不息』之意，這就是謂大學之道。

現在再講『知止』的效用，並且把它譬喻解釋到我們講的主義上來。這『知止』的『止』字，『止』就是止於至善。比方我們曉得三民主義，是中國唯一的救國主義，是最好最善的一個主義，我們就應該把其他一切思想，行動，統統集中在這三民主義上來，止在這主義上，無論其他什麼主義，什麼學說，統統不能動搖我們的信仰。我們知道三民主義是各種主義中最好的，我們便信仰它，這就是『知止』，就是『止於至善』。既信仰了，我們有了確信，無論什麼學說主義，都不能搖動這就是『定』：所以說『知止而後有定』。信仰既定，從此安心理得，所以說『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』。必須心安之後，然後能夠考慮，想出種種方法；所以說『安而後能慮』把事情考慮妥當，設計周詳，自然能夠實行得到，自然能夠成功革命；所以說『慮而後能得』。所以我說革命之道，即是大學之道。

總理說：無論那一國的政治哲學，都不及中國大學的政治哲學好。亦可以說總理的政治哲學，就完全是禮認大學，歸到時代的思想，而用現代科學方法，加以

整理出來。「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則近道矣」這更是現在的科學方法了。凡是一種事物，都有一個起頭與終點；這個自然的規律，即是現在的所謂物理。一件東西有一件東西的本末，一件事情有一件事情的起點，我們處理事物，能夠知道這個自然的規律，照着去做，這就叫合理，合理就是「近道」。所以我們要做好一件事情，就先要注重物的本末，事的始終。如要把這事情做好，一定要考察事物的起點在那一點，末端在那一點；還要知道，那一件事情應該先辦，那件應該後辦；不要先辦的拿來後辦，應該後辦的反來先辦，這就是科學的方法。總理學說就是用這科學方法完成的，所以便能合乎大學之道。中國事情做不好，中國的革命不成功，就是因為大家做事，不知道自然的規律，不順着合理的法則，一切公私行爲，顛倒錯亂，不是本末倒置，便是有始無終，這就是不合現代科學方法，也就是不合大學之道。中國人無論做什麼事情，大都是不講本末終始，不知先後的。對於所有事物，既不研究，也不分析，遇着什麼辦什麼，辦到那裏算那裏，沒有計劃，沒有方

法，這樣的辦事，那裏辦得通呢！就拿目前的事來說：比如今天有五千多人做紀念週，若是點名要一個個數起來，三點鐘也數不了，但把大家區分一下，政治學校的爲一區分，遺族學校的爲一區分，砲兵學校的爲一區分，步兵學校的爲一區分，各機關的爲一區分，軍官學校的爲一區分，區分之後，叫各區分的領導人自己分別去點名，不消十分鐘，就可以點好，一點也不會紊亂，這就是所謂條理，也就是所謂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，知所先後，則近道矣』的道理，概括起來，就是說有組織。什麼東西都要一個組織，譬如今天我們要辦一個學校，或要練一師軍隊，乃至要辦其他的團體，機關以及一切政治的事情，統統都要有一個組織，這組織兩字就可以把本末始終先後的意思，表現出來，現在我們都曉得組織的重要，可是幾千年前，我們中國人在先早已經發明這個重要的科學方法了。我們這一段話，就是要我們革命的人，知道革命的學問和方法。革命的學問和方法，不是一個粗淺的，隨便的，必要有一個哲學的基礎，這個最好的哲學基礎，就是現在的孫文學說，就是從前的

所謂大學之道。如此，才能夠配得上講革命，所以說：『革命之道，大學也』。我們要完成革命，就先要懂得格致誠正修齊治平道理。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，就先要知道明明德，親民，止於至善的方法。而止於至善的方法，更須體會『知止而後有定，定而後能靜，靜而後能安，安而後能慮，慮而後能得』的效用。怎麼樣能夠把這個道理，方法，效用，應用到我們今天的革命事業呢；最緊要的就是要用現代的科學方法：如果我們革命沒有哲學的基礎，不照科學方法，那是一定不能成功的。

現在我再把 總理的主義學說與大學之道，參和對照來講一講。大學之道，就『體』的方面言，是從『明明德』做起，其次在『親民』，而以『至善』爲止。就『用』的方面言，是從『格物』『致知』『誠意』『正心』做起，其次在『修身』『齊家』，而以『治國』『平天下』爲歸。總理的『三民主義』與『知難行易』的學說，即是始於衣食住行之微，而極於大同之治。所以知難致其知，而以行易致其用。所以 總理的主義學說，除形式上富有時代的色彩外，其本質，方法，作用，

完全與大學之道是符合的。所以可以說，『三民主義』就是『明德』『親民』的道理。要信仰『三民主義』，實行『三民主義』，就是在止於至善的道理。總理思想的來源，和他的哲學與主義的構成，的確是這樣的。就拿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的道理講：我們要實現三民主義在今日的世界上，就定要從先其國入手，國家治好，然後纔講到世界。所以總理說『我們要發達世界主義，先要民族主義鞏固纔行。如果民族主義不能鞏固，世界主義也就不能發達』。就是這個道理。所以要想治國，就是先要治家。『家』不僅是說一個狹義的家庭，以社會組織來說，凡是一個團體，一個學校，一個機關，統統可以作一個大的家庭看。一定要使得這些『國』以下的組織——家庭，團體，學校，各機關，皆能夠整齊，能夠一致，『家』齊了，這纔夠講治國。這一個齊家的『齊』字，從前有許多解釋。就我簡單的解釋來說，『齊』就是『整齊』之齊。所謂整齊者，就是不要散漫零亂，無論對什麼人，對什麼事。所以說：『欲治其國者，先其齊家』。而齊家又一定先要修身，修身就是要使本

身端正。一個人的身如不能修，就不能端正，那無論講什麼話，做什麼事，一定不能使人信服。所以己立立人，你要立人，一定要你自己先立得穩定。譬如我們要教學生，教部下，當教官官長的，必須持身端正，纔能夠指揮一般部屬。修身又要先『正心』，正心就是不要有懷的心思。如果我們心不能正，到處祇是想利己害人，譬如我們到這學校來，團體和公益的事情，不想去做，祇是想先討好官長，討好學生，自己爭取一點權利，個人發展一點勢力，對於國家民族，絲毫沒有觀念，完全自私自利，這樣心就不正，這就什麼事情都辦不成。我們中國革命不能成功，無論在學校，在軍隊，在機關，一切的事情辦不好，是什麼道理？就是負責任的人，自己心沒有正。要正心，就完全要拿自私自利的醜惡觀念，根本剷除，完全以國家民族做前提，這樣心才可以正，才可以正己正人。『欲正其心者，先誠其意』，要正我們的心，那就先要誠我們的意，所謂誠心誠意，就是沒有一點虛偽欺詐的意思。我們無論對黨對國，對朋友，對同志，對人類，應事接物，都要有誠意；所謂『不誠

無物」者是也。所以有誠意才可以做事，才可以革命。「欲誠其意者，先致其知」這「知」不僅是指內在的「良知」之「知」，而是包括一切的知識。照現在話說，就是一切科學知識之知。凡是平天下，治國，齊家，修身，正心，誠意，都是知，都是致知。「知」要怎樣「致」呢；「致」就是研究，就是實行，就是說要實現他的所知，這就是致知。怎樣叫格物呢？就現在的說話來講，「格」就是「分析」，「物」就是「事物」，「格物」就是分析事物之理。我們在「心」與「物」接觸的過程中，要用我們的知識把這物理一件一件分析起來，比如你問爲什麼要革命！我們就要分析所以要革命的內含，就是因爲國家危急，民族衰弱，不革命就要滅亡。還要進一步去研究，我們國家爲什麼糟到這樣的原因？我們民族爲什麼衰弱到這樣地步？這個衰弱的病源又在那裏？我們就把這毛病一層一層分析出來，便知道由於整個的民族性的喪失，民族性的喪失，是由於民族精神的墮落。民族精神的墮落，又是由於構成民族份子的國民腐敗，惰懶，苟且偷安，自私自利，不肯努力。這毛

病的根源尋着了，又再進一步去研究，怎麼樣才可以完成革命？就是要實行三民主義。這樣一層層的分析，這分析就是『格物』。所以說：『致知在格物』。格物了，就要一步一步的去。所以說：『物有本末，事有終始』。第一步應該怎麼樣做？第二步應該怎麼樣做？目的是在什麼地方：好的壞的事物，應該先做或後做的，都把他分析出來，分頭去做，這樣才合做人，做事的原則，所以說：『知所先後則近道矣』這個近道的『道』，換現在的話來說，就是『主義』，『近道』的意義，就是說實行主義之期不遠的意思。這個道理在我們軍人，格外的要知道。無論是幹政治幹軍事，一天事情不曉得幾多：到打仗的時候，更不用說。如果辦事不分先後緩急，那麼什麼事情都辦不了。所以我們一天做事，應該本着我們的知識，再照着科學的方法，先分緩急，再分輕重，來決定先後，給他一層層分出來，然後一件件的做起來。能夠這樣，那末，從格致誠正以至修齊治平，沒有一件不能做成功的。總之，總理之所謂行易者，就是要人去實行，不要人祇知而不能致，要致知。

所謂知難者，就是人在易知之知處去求知，即是在內在之知「良知」所知者，去求實行。革命決不是祇要人去行沒有目的的壞事。知道他的目的，是要人至始至終去實行他所定的目的，到於至善爲止的田地。所以「物格而後知致，知致而後意誠，意誠而後心正，心正而後身修，身修而後家齊，家齊而後國治，國治而後天下平」這完全是我們中國一個倫理的，政治，激上激下的，有統系的道理！我們革命的目的，就是治平天下，所以我說：「革命之學，大學也，革命之道，大學之道」。我們必須要知道，並且要實行這個大學之道，纔能講做人，講革命，講救中國，救世界！

這一篇話，是總理親口所傳授我們，教訓我們的。從總理的遺教裏去尋求他的哲學思想，就可以完全看得出來，他的三民主義，他的革命哲學，可以說拿大學來做基礎的。所以我們要做一个革命家，要做總理的信徒，不能不先要知道總理的革命哲學基礎之所自來。我們一般同事，同志，學生，官長，要做一個革命

家，做一個三民主義實行家，做一個 總理的信徒，一定要能做到富貴不淫，貧賤不移，威武不屈，不怕困難，不避危險，不苟且，不偷安，信仰主義始終不變！非有一個確定的人生觀不行！要確定人生觀，就要有哲學的基礎。所以我們除了講 總理的哲學，講陽明的哲學，還要明白大學之道。現在國民黨員變節的不曉得幾多。口裏講革命，事實上行動上表現出來的，完全是反革命的，也不曉得幾多。爲什麼？就因爲沒有革命的哲學做基礎，人生觀不確定，思想和信仰便容易動搖。所以沒有革命哲學做基礎的人來革命，是一定危險的。我們交朋友，覓同志，認識部下，認識上官，最要緊就是先要考察他的思想。如果沒有正確認識，我們時時刻刻就要指導他，並且要使得他能知道革命哲學基礎的緊要。沒有革命哲學基礎的人，是
不好與他做朋友做同志，更是不可要他做革命黨黨員的。我們今天特把 總理所講授的；和我自己所研究有心得的，講給你們，希望大家能夠澈底的理解認識！我們做革命黨黨員，要自己問問：革命哲學基礎在那裏？我們還要向朋友，同志，同學

，問他：你的革命哲學基礎在那裏？大家這樣子，我們纔能夠在一個互信之下來實團結，抵禦外侮，完成革命，復興我們的民族和國家。我們中國的民族，國家，所以衰弱到這般地步，就因為從前滿清摧殘我們民族性，不許我們有民族的哲學。所以我們今天要抵禦外侮。要民族生存，就是要趕快恢復我們的固有民族哲學！有了民族哲學，就有民族精神，恢復中華民族的精神，就是恢復我們幾千年來固有的民族性，亦就是恢復我們的國魂。有了這個國魂，纔可以抵禦外侮，完成革命。我們要想實現 總理的主義，完成我們的革命，不但今天雪恥禦侮救中國，還要救世界，救人類，使中華民族能夠繼續我們五千年來光榮的歷史，而光大！而發揚！這是偉大的使命，也就是你們大家共同的責任！希望你們大家覺悟，體認，興奮，前進，努力！完了。

革命哲學的重要

九四

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一至四千冊

#10
442451

0

442451

442451